

新编地方志与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王 胜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 要:新编地方志的编纂出版,恰逢国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肇兴,它不但是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选题的“淘金地”,而且为学者们进入并研究地方社会提供了“路线图”和“资料库”。地方志是研究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随着修志工作的不断完善,新志必然随着史学常新成为永不枯竭的史料来源,为我们提供新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全息图片,以揭示地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不同面貌和本质特征。

关键词:新编地方志;当代区域社会史;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K 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1)06-0142-05

上世纪80年代以降,新编地方志的编纂与社会史的兴起几乎同步;9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的十几年间,新志次第出版,又恰逢国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肇兴,可谓机缘巧合。故新志一经面世,即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成为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而区域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更使地方志成为学者们进入地方社会的“路线图”和研究地方社会的“资料库”。有方志编修者已经认识到地方志展现“社会生态”强于“政治生态”的使命转换和视角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另一种转变,即对微观历史的重视^[1]。这一理念恰恰契合了区域社会史研究关注“地方性知识”或“小传统”的研究主旨。故晚近以来的国史研究成果中,新志的出场率越来越高。尽管新志本身并非完美无缺,但其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一、地方志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

新编地方志问世至今,学界逐渐注意到它的重要价值,运用新志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志内容主要来自于档案,但是经过了编修者的筛选、加工和整理,使其具备了“地域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点^[2],以及档案所无法取代的

功能。有学者将社会科学按研究方式分为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预测性研究三个类型,认为地方志可为描述性研究提供特征依据;可为解释性研究提供因果依据;可为预测性研究提供趋势依据^[3]。具体到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其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方志已成为当代区域社会史论文选题的“淘金地”。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资料。尽管国史研究是个新兴的领域,但真的要选到一个有价值而且可以做得出来的题目,并非易事。各级各类档案浩如烟海,如何尽快判断哪个领域的资料比较详细而且完整,地方志的记载可以弥补信息盲点,为我们的“淘金”工作指引方向。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就来自地方志的启发。当初选题时发现县志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记载比较连贯而且详细,说明这方面的档案资料比较多。当时正值“非典”爆发后不久,医疗卫生制度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于是导师建议我做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方面的研究。毕业时,以此为主题的硕、博论文均在盲审中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还获得校级和北京市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其次,地方志中的专业志对地方社会的某一领域提供了宏观概况,并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

收稿日期:2011-05-1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10GJ031)

作者简介:王胜(1972-),女,河北深泽人,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资参考的“路线图”。以笔者研究的合作医疗制度为例,《河北省志·卫生志》以简要的文字,介绍了河北省合作医疗制度的来龙去脉,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同特点,使研究者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查找资料不再盲目,而且可以做到“以点带面”。《石家庄地区卫生志》则记载了全区各县各项卫生工作的发展状况,其中“疫情统计”一节,仅1950年至1987年间各种传染病的病种和发病人数,就占用134页的篇幅。笔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有关档案记载,从中梳理出所选个案县这一时段主要传染病的发病规模,绘制成表格。通过数字变化,合作医疗制度在传染病预防方面的作用一目了然,并且可以对全区各县状况进行比较,做到“点中有面”。如果单纯依靠档案的话,如此繁重而细致的工作,恐怕是研究者的时间、体力和财力无法承受的。

再次,地方志为“文革”社会史及妇女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库”。1983年全国县志工作座谈会提出:对重大政治运动记述,“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详”。受其影响,大多数县志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回避态度,轻描淡写,寥寥几笔,支离破碎地散记于有关章节和“大事记”中。^[4]但是对政治的敏感与避讳并不影响地方志对“文革”期间社会其他方面资料的记载。金大陆先生充分运用上海地方志中丰富的史料,展现了“文革”时期上海婚姻家庭状况、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上海职业人口的变化、野营拉练、当时蔬菜供应以及水产品生产和供应状况^①等社会生活的多维面相。仅以上列举的六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就运用了上海市各区的区志、《上海计划志》、《上海烟草志》、《上海武警志》、《上海统计志》、《上海卫生志》、《上海医药志》、《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县志》、《沙川县志》等数十种地方志。其中,《“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水产品生产和供应》一文资料绝大多数来自于《上海渔业志》、《上海科学技术志》和《上海价格志》。这些方志详细记载了“文革”十年中上海海洋渔业公司船只、产量情况、水产品零售总量、水产品市区零售价格、沪宁杭水产品零售价格对照、上海水产品零售价格与其他副食品比价等相关资料,兼具纵向的连续性与横向的全面性,价值极大。

在中国当代史领域,妇女史仍整体上处于历史书写的边缘境地。有学者在关注当代妇女史研究现状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制约妇女史研究的“瓶颈”——史料问题。认为要想提升当代妇女史的研究水平,除了重视一般性的历史文献外,还要格外关

注档案、史志与口述史这三类史料^②。这说明史志在妇女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也从反面说明关注和使用的程度比较低。

通过《河北省志·妇女运动志》主编蔡胜春对修志经历的回忆,可以探知地方志在妇女史研究中的资料价值。蔡胜春将其资料搜集工作,概况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为‘抢’资料走天涯”。1988年河北省妇联修志小组成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史料奇缺,由于省妇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机关档案仅存有1973年省妇联组织恢复后的资料。为了抢救史料,他们撇下家庭和孩子,日夜兼程奔波于北京、天津、沈阳、太原、郑州等能寻找到当年的老妇女干部和有关史料的地方。短短一年时间,就搜集、整理了1899年至1989年近一百年间的近千万字的河北妇运史资料,采访了各地的妇女干部百余名。并且由于建国前后河北妇女运动内容变动较大,改变了旧方志横排竖写的老规矩,采取建国前后各设立篇目的方法。^{[5](P232)}因此,该志不但便于查看,而且更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最后,地方志中的人物志和口述史料可为研究者进一步的田野调查提供线索。地方志中的人物志记载的都是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通过人物志中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选择确定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口述史料的访谈对象,就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进行更详尽的深度访谈,而免去很多盲目寻找访谈对象的周折。

新编地方志的资料虽大部分来源于各级档案部门,但成书后较档案资料更系统、更实用,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充实了档案资料。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地方志书是充实档案资料的最重要的书籍,是经世致用的活档案^[6],也是我们全面了解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地方志编修及运用的局限性

新编地方志有其长,也有其短,在具体的运用中必须要加以注意。

首先,新志对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关注有待加强。地方志的资料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各个部门,这些资料多是记述政府部门是如何管理的,在其管理之下,事业是如何发展的。这就确定了地方志的基本格调是以官方行为为主。虽然在志书中有自然环境、人口、人民生活、方言等非官方性内容,但其他方面的内容都是这种格调,其社会性难以充分展示出来。^[7]一部志书如果没有充分展示它

的“社会性”,使用价值会大打折扣。虽然有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认为从“官本位”到“民本位”应该是方志编纂思想变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并提出修志“一定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着眼于人民的思想”^[8]。但是,由于地方志是由官方主持编修的,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不容乐观。另外,“由于各承报单位对地方志工作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不同,对入志资料选取的偏向(因为单位领导人、资料收集者的价值取向或涉及到单位切身利益等原因)和严谨程度也不同,目前只能保证资料来源的权威性,而未能保证资料的真实客观性。”^[9]这也是我们在使用地方志时应当格外注意的一个方面。

第二,乡镇、村志的编纂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站在微观史学的立场,一般而言,越是区域单位小的地方志,历史的整体性越强,可以认识更为底层的社会实态,史料价值较高。所以乡镇志以及村志值得重视。”^[10]“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区,每个自然村都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了解农村社会,就不能不从自然村入手,而反映自然村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正好是村志的特长。”^[11](自序P3)但也正是这一点,触到了新志的痛处。第一轮修志的重点是省、市、县三级志书,各地虽有部分乡镇志、村志出版,但是数量相当少。全国出版乡镇村志最多的浙江省,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新编镇志有68种、村志才46种^[12],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以笔者所在的河北省为例,根据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资料,第一轮修志基本结束时,河北省各级地方志机构以及其他文史、科研部门编辑出版的区志、村志、专业(部门)志,共计300余种,其中村志6种。但是在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内部出版物《河北修志二十年》中并没有村志的记载,说明村志在当时还没有受到重视。笔者特地为此走访了河北省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得到的最新统计数字为: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河北省编纂的乡镇、村志为46部,其中村志20部。但是所有乡镇、村志,只有8部正式出版,其他均为内部资料,印数200—2000册不等,多数在1000册以下,还有的出版状态为“成稿待印”。由于报送制度不完善,没有及时收集,而基层地方志编纂单位有的又是临时机构,志书完成则机构撤销,志书也都散佚到个人手中,甚至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连一本志书都没有保存下来。因此,统计在册的46部志书,能找到的寥寥无几。^③虽然省方志办的工作人员推测实际编写的乡镇、村志书要比统计数字多,但是由于没能得到正式出版和妥善

收藏,这些志书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

第三,口述史料仍然是新志的一个薄弱环节。对口碑资料的重视,本身就是地方志编纂的优良传统。开方志学先河的宋人罗愿认为方志编修要“访故老,求遗事”,并在其所撰《新安志》中专设地方文献和口碑辑录一卷^[1]。当代修志,具备“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13](P336)的优势,完全可能“让身临其境者发言”,直接采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虽然在搜集口述史料方面,各地修志人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努力,但是总体而言,新志编修中的口述史料所占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进一步挖掘和补充,以增加其在地方志资料中的比重,增强地方志的“社会性”。

第四,由于搜集到的资料众多、信息量非常大,在筛选、整理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或不准确的地方,使用地方志时也要注意存疑、辨伪。以志书中的数字为例:一是部分志书本身记载的数字就存在同是一个内容的数字,前后矛盾;同一数字文表不同;同一表中分项数字相加不等总项数字;购进数字与销售数字相矛盾等问题^[14]。二是同一内容志书数字与档案数字不同。因此,对志书的一些细节问题应尽可能结合当时的报刊、档案以及健在的当事人进行多方考证,不要拿来就用。

三、新编地方志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区域史研究及地方志在其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区域史)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15]而区域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从空间上,以地理、行政区、市场等标准划分地区单位,将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只有把人物、事件、制度甚至史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联系性,可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从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更为深刻。从地域看大历史,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体系。因此,研究历史从地域入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认识特定的地域、区域,最直接的历史资料就是地方志。故从阅读地方志入手研究地域、区域史,也就具有了方法论意义。^[12]

然而,目前这种重视似乎更多地存在于古代史的研究中。常建华先生在他的《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一文中特别做出了这样的限定:

“‘中国地方志’，指1949年以前所修地方志。1949年以后所修地方志属于‘新编地方志’，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内。”^[10]在当代史研究中，可用资料的来源远远多于古代史，故地方志的地位确实无法与其在古代史中的地位相比。但依笔者之见，“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12]。这一点是古今相同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就是要从区域的整体出发，将这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在广大行政县区、市镇和村落具有明显地域风格与差别的文化习俗、惯例规约和民众信仰等问题加以系统研究”^[16]，从而“避免宏大叙事的笼统与粗略”，通过对一个县、一个区域的个案解剖来展现历史的真实^[17]（总序P7）。而新编地方志系统性、综合性及专门性兼具的优势，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之门的钥匙。

如果将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所需资料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各级综合类地方志好比骨架，数量庞杂的档案和报刊资料犹如血肉，而各级各类部门志则相当于连结骨架和血肉的经络。骨架完整、血肉丰满、经络通畅，所研成果才能站得住，并且经得起

时间的考验。由于新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各地虽然在地理、气候、语言、习俗以及经济水平等方面差距甚大，但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却使各个行政区域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和同质性，所以，只要资料丰富、方法得当，区域社会史研究可以做到“寓宏观于微观之中，在微观中体现宏观，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18]。

在新地方志编修方面，修志者也已经认识到地方性资料在区域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提出“没有地方的资料就没有地方的历史”，并开始注重当年资料当年收集，注重存史于馆、存史于社会（由于条件所限，方志馆只能保存比较重要的材料，应倡导社会各界重视史料的搜集和保存）。同时，重视存史的多种方式，如编纂年鉴，记大事记，办刊物，收藏史书，收集地方文字资料、口述资料、图片资料、音像资料等原始资料和经过加工的各种资料等等。^[19]科学的修志理念以及收集资料的多样性，使新编地方志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走向历史现场”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志可为我们提供新中国地方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全息图片，以揭示其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不同面貌和本质特征。

注 释：

- ① 参见金大陆：《婚姻之门——上海1966—1976年社会生活史研究》，《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上海1966—1976年的计划生育工作》，《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1966—1976年的上海职业人口》，《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9期；《“野营拉练”——以上海1970年至1974年的“野营拉练”为例》，《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安徽史学》，2009年第2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水产品生产和供应》，《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 ② 参见耿化敏：《档案、史志与口述——当代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史料问题》，“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以婚姻、家庭、女性、性论为中心”提交论文，2010年4月10日。
- ③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乡镇村志出版情况统计表，2007年12月

31日。资料由河北省方志办市县业务指导科王蕾提供，特此致谢。访谈中，王蕾老师说，乡镇村志的编纂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当地领导的支持，还要有有能力有兴趣的“文化人”以及必要的资料 and 资金。王老师找到了一本2008年内部出版的《李信屯志》（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中），就是由一个初中文化水平、年近古稀的老农民周尚满历时三年完成的。为查找资料，他自费数千元。该志除对本地历史、自然环境、工农业、交通等方面记载外，还对当地的居民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习俗等）、庙宇文化、儿童游戏、民间音乐、文物古迹、方言土语、故事传说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录，为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素材。

参考文献：

- [1] 刘善泳. 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J]. 中国地方志, 2007(9).
- [2] 肖先治. 论地方志的学术性及社会价值[J]. 贵州社会科学, 2002(6).
- [3] 姜玉兰. 简议地方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J]. 黑龙江史志, 1998(3).
- [4] 杨志贤. 新编地方志若干问题刍议[J]. 沧桑, 1994(1).
- [5] 蔡胜春. 为书百年妇运史, 甘将热血化丹青[A].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河北修志二十年[M]. 内部发行, 冀出内准字(2001)第A276号.
- [6] 李聚池. 地方志是充实档案资料的最重要的书籍[J]. 黑龙江史志, 1999(4).
- [7] 王卫明. 地方志的“官书性”和“社会性”[J]. 中国地方志, 2002(4).
- [8] 韩章训. 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谈方志编纂思想变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J]. 河南史, 2002(1).
- [9] 杨国栋. 田野调查方法在编修地方志工作中的应用[J]. 中国地方志, 2007(7).
- [10] 常建华. 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 2006.

- [11] 孙继民. 滦南县安各庄乡铁匠庄志[M]. 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
- [12] 邱新立. 中国新编地方志二十年成就(二)[J]. 中国地方志, 2000(3).
- [13] 章学诚. 修志十议[A]. 中国地方志词典[M]. 合肥:黄山书社,1986.
- [14] 孙淑兰. 编修志书贵在“准”[J]. 广西地方志,1994(2).
- [15] 常建华.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J]. 历史研究,1997(1).
- [16] 行龙. 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2004(4).
- [17] 陈益元. 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18] 乔志强. 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J]. 历史研究,1993(2).
- [19] 朱文根. 没有本地的资料就没有本地的历史——在安徽省地方志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10月16日)[J]. 中国地方志,2007(12).

Regional chronicles and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

WANG Sheng

(Institute of History,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bstract: The new regional chronicles serve as a gold fever for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providing with route maps and data bases. With the updating of compilation, the chronicles will become inexhaustible resource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es, and holographical diagrams for the low class in China, which depict the diversified looks and features of all walks of life.

Key words: new regional chronicle; modern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周祖谦]